

以道除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夫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者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諂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

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投已莊子病之思以其說教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不懼末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寄其心於此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除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之道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由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駢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以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爾然則莊子豈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之用心亦

二聖人之徒矣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道藏於內則聖也顯於外則王也百家之術競起而殺亂其道所以晦而不顯也故曰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道既不明而不發世俗焉能見其全純乎又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夫不見其全純者是道之所以滅裂而諸子之言交起也故復言道術將為天下裂而繼言諸子之異術此莊子為言始終之序也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泥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威

池竟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復
 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
 費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
 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
 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敢墨子道雖
 然歎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未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
 者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州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胼無肢脛無毛沐甚雨櫛
 疾風置萬國為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勒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苦復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

皆以辭偶不伴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
 頌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
 滑楚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胼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
 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將來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
 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悅於眾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
 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鉞尹文聞其
 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
 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
 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
 民之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
 上說下教距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
 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
 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
 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
 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
 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

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
 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
 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
 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
 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
 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
 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泮汰於物以為道理曰
 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蹀無任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
 大聖推拍執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
 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
 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
 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蒙桀相與
 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
 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旣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繫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闢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闢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若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闢尹老聃手古之博大真人哉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其善雖環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虯若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熟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柄燕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柱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練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雷雨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隕矣由天地之迴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蠅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駢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及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夫莊子叙墨子宋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徒而皆言

古之道術在此者蓋明諸子酌取聖道之緒餘而各為一家之言也然以關尹老聃為真人者以二子不假於物而為言出於性之至真也故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周人自以其說為謬悠其言為荒唐其辭為無端崖者蓋高言盡道而矯世俗之弊天下必以其言為謬悠荒唐無崖也故自言之而室非可謂明達而先知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第十

十一

南華真經拾遺

宋 王 元 澤 集 續十二

太廟之犧 周之為書特有雷而言耳討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為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之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拒表世之常人爾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
春秋經世 聖人有論議無辨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辨者辨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辨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辨以相示歟
閻兩問影 莊子之書兩言閻兩之間影以

影之為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為在形豈知影寔不待於形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

以然不然

夢為胡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為胡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胡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樂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危言 危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卒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為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為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雜說